

樸學齋叢書

第二集

五九之我

十八

序

我自降生之年，至於今年今月，則爲五十九年三個月，從舊習慣，可稱爲六十，但此係用廢曆計算，我不甘爲廢人，不肯用廢曆，用新曆計算，則爲五十八年四個月，從今月起，寫我五十八年之經過，或相當需八個月之久，當寫完時爲五九矣，故題曰「五九之我」，用極懇誠的態度，極普通的文字，使四十九年之夢影，一幅一幅的從腦中經過，而留之於紙上，使他日尋夢時，不至渺渺茫茫，毫無依據，十三年前，曾自題小像一詩云，「蠹魚生沽竟何如，筆禿無靈墨未枯，四十六年容易逝，牀前贏得等身書」，今又過十三年，而爲五十九，仍然如是，不過書增高而已，上年又自題一詩云，「書滿壁，圖滿壁，陷其中，不能出，飛機大砲現氏物，孝經雖好莫退賊，我已前車後莫覆，不學鍊鐵，當

學紡織，何以尚有許多咬牙嚼齒的文字蝨，難怪當年鬼夜哭」，五十九年之我，如此而已，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胡樸安書

五九之我

我降生之年爲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年戊寅，公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是年爲左宗棠克復新疆之年，當時中國領土，尙有日見拓廣之勢，我降生之地，在涇縣東鄉之龍坦村，萬山圍繞，中闢一小小平原，我之老屋，北面倚山，前臨溪水，東南西三面之山，皆在五里或十里以外，我姓由徽州遷居於此，大約在元明之際，譜牒零落，無可徵信，聚族而居者，有一千餘家，以土地狹小，大半以經商爲業，四出覓食，然都是半手工之商業，如上海之絲線業，有涇幫杭幫，涇幫之絲線業我姓居多，我家在上海經營絲線業，遠在紀元前一百年之前，紀元前六七十年先父曾在上海爲絲線商人，後棄商爲儒，絲線業亦停頓，至今日仍有一小小絲線店在南市大東門大街，我族系出安定，是比較可信

，自宋以前，無法可徵，我兄弟三人，長伯春，惠生之父，已棄世，弟寄塵，現服務於上海市通志館，我家與上海之關係，速在一百二十餘年之前，現在同七世視者，皆寄居於上海，在涇縣故鄉則無一人也，我未寫五九之我以前，先略述身世之大概，六歲以前之事，我不得而知之矣，往日嘗聞諸我母與我姊，性強梁，仆地非破皮流血不哭，蓋是一桀驁不馴者，四五歲時，好與羣兒鬥，鬥必求勝，不勝則視為大耻辱，不肯吃飯，而上嘗有傷痕累累，雖鞭責不改，六歲入門館讀書，村童數十，我兄伯春亦在焉，大者十餘歲，小者六七歲，館師六十餘歲精力已衰，學規極其散漫，學童日以演習唱戲為事，我年事雖小，嘗為戲中之一人，而喜扮強盜者也，讀書一年，三字經不及半本，而為強盜之術，則進步甚速，二三尺之高，翻然而上，三四尺之遠，翻然而越，行所無事，蓋日日習之故也，七歲易一館師，學規極嚴，精有錯

犯，即夏楚從事，唱戲之事，雖不能演於館中，而跳高越遠之舉，每於放學時行之，鄉中門館，每日到館最早者，是日背書有優先之權，我每爲到館之第一人，彼此互相爭早，天微明羣聚館門而俟，我每由後門越牆而入，故衆學童皆不如我之早，蓋得以做強盜之力也，館師知之，大加扑責，但不旬日越牆仍如故，館師亦無可如何，後來越牆者愈多，雖越牆亦不能搶第一到館，越牆之事始稍止。

八歲九歲十歲三年，雖已讀書數冊，而識字不滿千餘，至於字義，更滿渺茫，此固由於我之資質魯鈍，由今思之，未始非教導不得其術，是時我父處館於江西之上饒縣，數年不歸，我母雖知讀書，終日勤勞，亦無暇教我，然此不滿千餘之字，尚是我母於燈下教之者，館師只負讀書之責，不負識字之責也，我兄伯春之性比我溫良，讀書亦肯用心，而相鬥則不如我，一日我與羣兒鬥，

糾結不可解，伯春奉母命呼我，且切責我，我不服轉而鬥伯春，伯春長我三歲，身體比我略高，而鬥則屈我下，我以足蹴伯春，伯春仆地，石破其額，而血淋淋，我駭極而逃時已薄暮，冥色四合，我家僱工，恐我迷路，自後追之，追約一里餘，前遇一澗，寬可五尺，水流其中甚急，我一躍而過，僱工不能臨澗大呼，旁觀笑之，謂三十歲男子，不及十歲孩童也，適前而又有一男子，阻我去路，僱工則繞澗抱余而歸，我母痛揍我，自是旬日不敢與人鬥，而胸鬱悶殊甚，若有極不快意之事者，而往時與我鬥之人，又羣聚而非笑之，於是仍與人鬥如故。

我姓聚族而居，約千餘家，名龍坦村，我家所居，在村之下方白下村，下村與上村之兒童，相視如敵國，上村七八門館，學童共約百三四十人，下村十餘門館，學童約二百餘人，常相決鬥，上下村各有一大王主其事，其大王必爲館內年事最長之學童，而又

善鬥者充之，時下村之大王，在我館中，我館學童二十餘人，爲大王者年十八歲，蓋牧童而兼學童者，力能負百斤，故每鬥必勝，我亦以善鬥充先鋒，我館之名譽，震耀一時，上村之兒童，仇之愈力，然無可如何也，其鬥也，兩方先期約口，其戈矛則竹竿也，其槍砲則鞭砲也，其旗幟則包書布也，顧多以白打分勝負，戈矛槍砲旗幟，不過壯聲勢而已，兒童決鬥之風起于清光緒初年，蓋經太平天國之後，兒童習聞其事，皆具有大王之思想，長老每罵曰，汝輩皆是長毛轉世，我十八九歲時，其風已衰，然尙未泯，我弟寄塵到上村看人家出殯，被上村兒童圍打，蓋報仇也，我於民國七年，回家一次，兒童嬉戲，絕無決鬥之舉，三兩相聚，多以賭博爲事，即此不良之習俗，亦變而下焉，可慨已。

我家在萬山中，四圍高山，中闢一境，門臨大溪，蓋山水之佳處也，溪寬約二十餘丈，中流一巨石，四而環水，石橋通矣，石可

坐百餘人，此石即我輩之戲場也，冬雪始融，春水方漲，溪流涵湧，疾如奔馬，羣兒聚石上，招我唱戲，我急奔赴之過橋墮水，昏無所知，只覺周身受縛，顛倒不能自主，四圍作波黃色，他無所見，忽然覺有一巨物，自頭壓下，俄焉又托足而上，得石梁攀之，羣兒駭逃，我兄伯春，望石梁而哭，俄見我攀石梁，急以手援之，溪流迅急，勢將不支，辛路人遇而拯焉，不然我早與波巨爲伍矣，水淋漓歸家，我母亦無暇責我，爲我易濕衣，衆人環我問入水狀，我言巨物壓我托我之事，或曰，此祖宗之保佑也，或又曰此菩薩托之使起，將來必大貴也，啾啾不休，我聞之頗以大貴自負，愈言托我之狀以張之，衆更咤異，鄉曲之氓，焉知水波起伏之理事事歸諸鬼神，其心理如是自是以後，衆皆以大貴祈我，我亦自負大貴之必可得，唱戲不肯扮強盜，必要扮大將，而兒童決鬥之時，亦由先鋒而升爲大王矣。

紀元前二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冬日年假，我父自上饒回家趨庭之餘問我書中意義張口莫能爲對我兄伯春雖能對然亦不了，我母在旁言我喜決鬥不好讀書之狀我心惴惴時雖嚴冬汗流浹背恐見責也我父徐問讀書之狀況莞爾曰師之不良非兒輩之過也明年我父携我兄伯春往上饒自教爲我易一師此師年事頗輕無威儀極好下圍棋終日與友對局課讀時亦不輟余閱而喜之每背書時即傍立而觀棋不半年遂亦爲師之棋友我亦親暱師雖教學而不肯回家下棋之餘師爲說故事及解說文字師既不威嚴我亦不畏懼如是二年文字強通順焉蓋得益于朝夕相親之時爲多也往時館師之弊注重口讀不注重講解而爲師者又過於威嚴使兒童望而生畏抑塞兒童之性靈太甚我之師日與我對局如友而我之學業反速進此蓋教育之原理如是督責愈嚴反感愈大感情既衝突師雖有良好之學問產生必不能接受孟子所謂責善則離不僅父子如是師弟亦當如是然而父老叔伯皆謂師遊戲無威

儀羣指斥之焉

我以前讀書之館鄉中謂之門館門館只讀書不講書更不作文我第三師爲我講書教我作文是例外大約是棋友感情之故紀元前廿一年清光緒十七年我年十四歲當入經館經館之師須是舉貢最少亦是秀才我第三師尚未考取秀才故不能作經館之師於是五六家共聘一舉人爲師此是我之第四師也我第四師四書五經爛熟於胸中顛倒反覆皆能背誦經館應講書我第四師只讀書不講書經館應教作文我第四師亦只教讀書不教作文讀書每日分三時期早起至早飯謂之早書正午至晚飯謂之晚書黃昏至睡時謂之夜書早飯至正午爲寫字時期我第四師背書規律極嚴偶錯一字必罰使重讀苟不背完即不吃飯往往時已過午尚未吃早飯我每當吃飯時故不讀書意以創師自己則以零食果腹我第四師以飢不可忍改變方法早書未完早飯後再讀晚書未完晚飯後再讀經館必供飯師弟同食夜書讀至雞鳴始息我前二年文字

強通順書則無一字能上口如是一年雖稍成誦而執筆爲文反不如前而師亦不問也

我年十五歲爲紀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是爲我正式讀書之始是年我父設館家中從學八九人我與兄伯春皆在焉我父之教學也四書五經之外兼及史子八股試帖之外兼及古文古詩我一日讀綱鑑至漢高祖溺儒冠事心竊慕之乃潛取同學之帽承之以溺同學訴之我父父責我甚嚴我雖無語而心不服退取漢高祖溺冠之事反覆朗誦我父聞之笑而詔我曰論語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作何解我反覆陳說頗詳悉父曰所謂不善者不僅泥於人而言即一人之身亦有善不善漢高祖可學之事甚多兒僅學其溺儒冠之事可謂擇其不善者而從之我請曰漢高祖起兵討秦之事可學歟父曰果有秦始皇自當討之我又請曰現在可有秦始皇否父曰此非兒童所宜知兒且退余不復責汝矣當時頗怪父言之含糊日日問諸同學今日可有秦始皇否有同學某

自認爲秦始皇則撻之幾流血以爲討秦始皇同學又訴之我父我父兩責之而詔我曰兒不必學漢高祖只須多讀一點書增長知識做一個有學問的人如汝等所爲是唱戲不是傲人也

經我父嚴厲而又溫和之教訓以後思想一變一言一動皆摹仿學者態度而尤景仰韓愈之爲人蓋因讀原道及諫佛骨表而心折也一日有和尚手持木魚跌坐募化口喃喃誦南無阿彌陀佛不止家人與之米一升不受適我回家取一椅與之對坐大聲讀原道亦不止和尚誦南無阿彌陀佛之聲高我讀原道之聲更高和尚無法受一升之米竟去我愈喜自負眞能關佛矣傲岸之氣若韓愈以後惟我一人嘗大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愈傳之愈之死亦不得其傳焉而我傳之我父知之詔我曰佛宜關和尚亦可憐因取鄭板橋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之文使我閱之復語我曰秀才必先求無爲孔子之罪人然後可以關佛兒自問傲人之道能有一二分否設使不依賴家庭尚恐不如此乞食之和尚即韓愈

關佛亦要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然後可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斷不如兒之僅以喉嚨與和尚爭勝兒讀書當盡其在我毋妄爲也我聞教訓謹誌之自是頗恂恂矣

我父在家設館兩年我從讀兩年綱鑑易知錄已閱一遍儲同人所選古文七種亦讀十之六七顧我當時雖折節讀書而好勇之習尙不能改不過不與人鬥耳我家住屋南偏有空屋三楹用以貯雜物者終年無人迹上有樓頗寬敞我讀書暇時輒潛至樓上用布囊沙懸之中梁以手擊之又時時以鐵條縛於足以練跳高顧皆秘密爲之不使人知也一日薄暮我方在樓上擊沙袋我父召我我聞之急緣柱而下（樓未置梯我上下皆緣柱故我在樓上擊沙袋無人知也）創於足不良於行父問我何往漫應之又問我足何疾亦漫應之我母言我必與人鬥而受傷我力辨其無我父亦不窮究乃語我以事約立一小時退而解襪視之足所縛鐵折斷鐵鋒入肉約三四分血淋淋不襪履皆赤幸天晚我父我母皆未見也

急棄斷鐵數以藥（我鄉水澤中有一種草名水蠟燭數破傷立時止血兒童皆知之）易襪履而出縛鐵如故卒不言人亦莫知三日創平由今思之亦可謂倔強者矣

紀元前十八年爲清光緒二十年我父又處館於江西省之饒州留兄伯春在家挈我往饒州從讀此爲我離鄉之始我生年十七歲末識船爲何物蓋我鄉四面皆山雖如葉之舟亦不能容聞挈我出外大喜以爲從此可以看船矣蓋童心未盡也舊曆三月啓行溯長江泛彭澤湖到饒州只覺眼界胸襟一齊空濶住饒州一月彭澤大水一片汪洋四無邊際市上皆以船行而水漲不止我父之居停買船遷南昌我父與我同往焉往時讀王勃滕王閣序慕滕王閣之勝又讀綱鑑慕徐孺子之亭到南昌第二日丐僕人引我游滕王閣虛有其名孺子亭蒼涼幽遠對之令人生曠逸之心夕陽西下冥色四合僕人促之數四始悵然歸我父已遣人四出覓我見我回色頗怒及知我往滕王閣孺子亭則怡然曰兒能尋訪古蹟固

佳但不告而出使我懸懸出必告反必面非僅禮當如是情亦宜然我唯唯頗慚恐父不爲意徐曰兒今日目中之滕王閣何如我曰不如也父曰滕王閣原址在今閣之上游今之閣亦低矮不壯觀故不能領略其閭閻撲地舸艦迷津之繁盛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之澹蕩也我由是始有意於考證之學矣

我父設帳之家頗有藏書我不好八股文與試帖詩我父亦不以八股文試帖詩責我我時常發篋取書隨手翻閱顧無恆心多不能終卷亦不能領略書中之義而又忽史忽子忽論忽文雜然並陳毫無路徑我父之課我者爲史記與韓柳歐曾蘇王之文其他雖不禁我泛覽然每謂泛覽無益我誤會我父意以爲不許我看雜書也故我看雜書時惟恐我父知之每於夜深我父睡後而偷看焉當時尙以油燈照讀（植物油之一種南昌所用之油大概由茶子榨出者燈光小如菜豆更以黑布蔽其三而與其上不使光線稍射至我父之室一日夜深假寐幾肇焚如之禍我父知

之不責我看雜書只責我蔽燈光之危險從此看雜書不避我父矣計當時最喜看之書爲尤西堂之游戲文與袁子才之散文及昭代叢書中之小品文而尤喜幽夢影與板橋雜記等顧我性好奇恒見異思遷此等書閱之未及半年即厭倦之發篋得九數通考及梅氏叢書以爲此算學也若能知之揅指一算可以知過去未來之事讀三四晝夜通其加減法顧不一月我父命我回里當時切歎自己無緣云

我父之命我歸里也以我年事已長命我歸娶與我之表兄汪某偕行由南昌乘帆船出湖口順江流而下抵於蕪湖再改乘內河帆船到涇縣城再陸行六十里抵家計行五十餘日是時鄱陽湖尚無輪船長江雖有輪船以輪船上下之麻煩不如乘帆船之逸當時人對於時間之觀念毫不計及帆船行駛於江湖風順可二三百里風逆十里八里不等甚至守風至五六日爲常事顧我轉得帆船阻風之利用一路名勝皆爲足跡所及望湖亭之烟水蒼茫石鍾山之石骨奇麗彭蠡之巨浪涵湧小孤之孤峯